第 02 册 · 共 20 册

异度旅社

第11—20章



远瞳 著

“实体可以被消灭吗？”于生紧接着问道。

“实体可以被杀死，但无法被彻底消灭，”艾琳严肃地说道，“因为严格来讲，实体只是一种‘生成物’，杀死一个，就会有一个新的‘副本’在异域中生成，它们是异域运行规则的体现，只要异域还在，实体就一直会生成——不过通常来讲，实体的生成也需要时间，而且好像有一些办法可以抑制某些异域的运行，延迟甚至阻断其中实体的生成……具体的，我不记得了。”

“可以被杀死，但无法被彻底消灭……”于生重复着这句话，突然感觉事情好像比自己想象的还棘手。

他不怕死。

那怪物好像更不怕……

不知不觉中，于生已经默认了自己还会返回那座山谷，还会遇到那只怪物——他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当他察觉到的时候，这个念头，或者说某种“直觉”，已经在他心底扎了根。

“……不管了，能暂时杀死也是好事，”他轻轻呼了口气，又抬头看向艾琳，“除此之外，关于实体你还知道些什么？比如它们的弱点之类。”

“实体没有统一的弱点，有时候一个实体的弱点甚至不在它自己身上，而是在‘异域’身上，或是在异域本身的规则中，也有的实体……甚至会改变自己的弱点，”艾琳摇了摇头，“所以探索异域、对抗实体是一件专业而危险的事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能找到专业人士帮忙——不是我这种被困在画里的。”

于生一听不禁翻了个白眼：“说得简单，我上哪找专业人士去，他们又不会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

艾琳：“会啊。”

于生：“……？”

“他们有联络方式啊——当然，不一定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艾琳看到于生那目瞪口呆的表情，又格外强调地点了点头，“既然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异域，异域对普通人又很危险，那当然会

于生坐在破庙的墙角，感觉头脑混混沌沌，这种感觉他很熟悉——就在不久前，他刚刚经历过一次。

但这一次，他恢复过来的速度更快，几乎只是几次呼吸，他便回忆起了一切，包括那种被黑暗埋葬的感觉。

调整一下气息之后，于生慢慢起身。

他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都在逐渐从僵硬中苏醒，就好像一具刚刚诞生的躯体正在迅速学习着应该怎么“活着”，体力迅速充盈，头脑渐渐清醒，而后他才看向破庙外面，看向自己之前血流满地的地方。

那里现在空无一物，那只巨兽似乎已经离开了……也可能只是隐藏起来，就像之前那样。

沉默片刻之后，于生在脑海中试探着开口：“……艾琳。”

几乎在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艾琳咋咋呼呼的声音便在他心底炸裂：“于生！我去，你没事吧！？”

随后她便开始飞快地絮絮叨叨起来：“刚才你突然就没回应了，我怎么叫都没反应，甚至都感觉不到你的意识在哪，我还以为你死了！吓死我了，你死了就没人来修电视了——你真的没事吧？”

于生脸上肌肉瞬间抽了一下：“敢情你就只是担心没人回家修电视是吧？”

艾琳想了想：“……那倒也不是，顺便也怕你真的死了……”

于生：“……”

她竟然还真犹豫了一下！

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于生总算是咬着后槽牙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心平气和下来：“我要是告诉你我刚才真的死了一次呢？”

艾琳压根不信：“别闹，你现在听着活蹦乱跳的……”

“……对，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听着艾琳的反应，于生不动声色地带过了这个话题，随后他沉默了一下，才有些突兀地开口，“多久了？”

了几刀，接着又在上面压了个锅盖（这样起码当它真爬出来的时候自己能听到锅盖落地的动静），这才带着一丝疲惫回到餐厅，拖着沉重的身体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有太多事情需要思考，而且更重要的，他真的很累。

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着清醒，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

桌子对面的艾琳小心翼翼地看着这边：“于生，你跟我讲讲你在那个异域里的经历呗，还有你是怎么……”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于生不等对方说完便摆了下手，紧接着调整了一下坐姿，一脸正色地看着画中人偶，“我攒了一肚子的问题——先说说我在那边遇见的情况吧，我在那边遇见一个跟我一样被困在异域里的姑娘，但她被困的时间可能很长很长……”

于生没有隐瞒什么，而是将自己在那座夜幕山谷中的经历一股脑都告诉了对面的人偶，包括胡狸向他透露的那部分信息，以及那个仿佛血肉混合体一样的、长相非常形式自由派的怪物。

除了自己“死而复生”的情况，这个他暂时还没想好该怎么跟对方讲，所以暂且没提。

他当然知道自己跟艾琳仍然不是很熟，也谈不上有多少信赖，但他也没别的选项——在这座城市里，艾琳是他迄今为止唯一接触到且能够交流的“异常个体”，也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对“常识之外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除了艾琳，他也实在不知道还能跟谁讨论有关异域的事情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位画中人偶多一点信任，毕竟就到目前为止，她的态度还算友好（除了骂人很难听的时候）。

艾琳则听的很认真，在于生提到那个血肉怪物的时候她的表情就已经变得格外严肃起来，有几次她似乎想开口，但都忍住了，始终没有打断于生的讲述。

直到于生的讲述告一段落，这位人偶少女才终于调整了一下姿态，她板板正正地坐在那张铺着红色绒毯的椅子上，一脸认真地开

“没事，就是受了点小伤，现在都好了。”

“那什么，要不你还是先原地待着吧，或者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回忆回忆，说不定我以前遇到过你说的那个‘山谷’……”

“那你就先回忆着吧，我继续在这里转转。”于生随口说道。

“啊？那可能有点危……”

“艾琳，”于生直接打断了对方，他已经来到空地上，这时候深深吸了口山谷中寒凉而带着诡异腥臭的空气，看着远处影影绰绰的阴森密林，他突然扯着嘴角笑了起来，“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一直过的稀里糊涂的。”

艾琳显然有点跟不上于生的思路：“额……啊，我应该知道吗……”

于生却没有在意艾琳是什么反应，只是自顾自地说着：“……我刚才听你提到了‘异域’，还有一些误入异域的事件，你知道我是什么反应吗？”

“什么反应？”

“高兴。”

“啊？”

“高兴，我非常高兴，”于生站在夜色中，抑制不住地笑着，“你说，有些人一不小心打开了一扇错误的门，或者只是在某个极低概率的情况下，某个时间踩上了一块错误的地板，便落入了被称作‘异域’的鬼地方，是吧？而且你还说，落入异域的人，如果运气够好，找到了异域的规律，其实还是有机会回去的……”

“我是这么说来着……”艾琳有些迟疑地说着，“不过这真的看运气，专业的调查员还好，普通人不经过训练的话基本上掉进异域就等死了……”

于生轻声咕哝着：“没事，死着死着就试出来了……”

艾琳：“……啥？”

又突然回忆了起来，但在一开始，胡狸确实是把他的“死亡”给彻底遗忘了的。

于生不知道这种“遗忘”是怎么回事，也不确定这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胡狸的问题——毕竟那个狐狸姑娘的思维似乎已经相当混乱，她突然忘记某些事情也很正常。

但如果等会艾琳也不记得他推门死屋里的一幕的话，那于生就基本可以确定……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了。

在黑暗中漂浮的时间无从判断长短，所以在稍微整理了一下迄今为止的经历之后，于生便放空自己的思维，让自己紧绷的神经稍微休息休息，同时耐心地等待着黑暗结束的时刻。

而后，他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下坠，感觉到自己正在飞快地“返回”尘世。

早有准备的于生立刻集中起精神，尝试捕捉自己越过“界限”那一瞬间的感知——

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出现在“眼前”，某种若有若无的引导感在驱使自己向着特定的方向“坠落”，他艰难地在那些瞬间涌现的纷繁画面中分辨着，但还来不及把握什么，便“看”到其中一幅画面迅速在自己眼前放大——

梧桐路66号，进门之后的客厅。

于生猛然睁开了眼睛。

熟悉的家中陈设映入眼中，客厅旁边的餐厅里，那幅古朴精美的油画正静静地杵在餐桌上。

油画中的艾琳打破了安静。

“于生！你终于回来了啊！”

第20章 艾琳的情报与建议

油画中的人偶少女开心而惊喜地跟于生打着招呼，声音听上去带着些意外——但丝毫没有看到一个已死之人活着回来时的震惊和恐慌。

第12章 这地方有人！？

于生跟艾琳打了个下线招呼，但这次说完之后他倒是没有立刻就挂。

倒不是因为对面那玩意儿改吃素了，而是因为这头骇人的巨兽不知为何好像陷入了某种茫然状态。

它在夜风中伫立着，几十双混乱重叠在肉球上的眼睛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于生感觉自己真的从这些眼睛中看出了“困惑”的意思——就是那种嘴和胃对了半个钟头账都没对上的困惑。

艾琳还在脑海中焦急地呼唤着什么，但于生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骇人怪物上，艾琳的声音对他而言就好像隔着厚厚的帷幕一般遥远——他绷紧了肌肉，感觉心脏如擂鼓般砰砰直跳，那怪物身上的每一处肌肉抖动和血管起伏都清清楚楚地映照在他的眼里。

尽管此前从破庙里“复活”的时候就做好了某种准备，但真的再次遇上这死亡的重压，于生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紧张。

唯一跟上次不同的，就是混杂在这紧张中的恐惧感已经大大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某种他自己都感觉很陌生的……兴奋。

而后，他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那是肌肉在收缩，是污浊浓稠的血液在汇聚，饥饿在心底汹涌，混混沌沌的心智中传来了进食的指令——在这极为短暂的一瞬间，他心中警兆陡升，并准确勾勒出了那警兆的轮廓。

怪物要动手了，从左边，但只是佯攻，真正的杀招是一条会从后背甩过来的、带着倒刺与锋刃的蛇尾。

怪物猛扑了过来，一张血盆大口从它的某处肢体末端骤然裂开并咬向于生的左身——但在它跃起之前，于生已经做出了反应，没什么过多的思考，他直接按照心中提示猛地侧过了身子，紧接着又迅速往前一扑，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局里给报吧？”

“给报。”

“还好，吓我一跳，”李林顿时松了口气，接着扭头惊疑不定地看着自己刚才伸手的方向。

然而这里只有一小片空地，空地尽头则是一堵墙——墙上被不知谁胡乱涂鸦，用五颜六色的喷漆勾勒着门窗、屋子、树木和石头之类的画面。

他伸手往前挥了挥，什么都没触碰到。

“这里肯定有东西，刚才仪器已经观察到了，但我还没来得及确认设备就坏了，”李林嘀嘀咕咕，“设备坏掉之前，提示深度仍然是L-0。”

“……先回局里，”宋成沉吟两秒，做了决定，“回去我就给理事会打报告，这地方确实需要监视一阵子，不排除是某种未登记在册的‘异域’，估摸着得大型设备和专门的‘深潜员’才能应付。另外你眼睛没事吧？”

“……有事的话能给批半天假吗？”

“不能，局里缺人。”

“那没事了，我回去滴点眼药水就行。”

宋成点了点头，李林则弯腰小心翼翼地捡起已经不再冒烟的探深仪残骸，两人一前一后地回到了刚才停放电动车的地方。

李林拧动车子的钥匙，电动车的液晶屏闪了一下，随之熄灭。

他呆了一下，抬起头，正对上宋队长跟自己一样的目光。

“我车子坏了……你也是？”

宋成无声地点了点头。

“……你觉得是巧合吗？”

宋成轻轻摇了摇头，沉声开口：“‘学院’的人有一种专门的说法来解释这个现象。”

李林微微一怔，紧接着回忆起了曾经看过的某些资料——

跳去，躲开一道劈山裂石的甩尾，然而下一秒，还没站稳脚跟的于生便被那条回缩的尾巴扫翻在地，紧接着，那巨兽竟然直接从身体中段裂开，一道仿佛触腕般恶心的、不断蠕动的“长舌”在夜色中激射而至，将失去平衡的于生死死缠住，猛地拖回。

于生用力撑着双手，让自己不要被那道“长舌”给拦胸勒断，至少别这么快勒断，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拖拽到那怪物面前，后者的身体从中间裂开了一个大洞，无数尖牙利齿在那大洞里起伏摩擦着，如一张饥饿至极的巨口。

在即将被拖拽进那张巨口的一瞬间，于生双脚猛然一蹬，他脚下的岩石砰然震裂，而巨大的反冲力量甚至将那怪物拽得一个踉跄。

于生也顾不上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力气，趁着这瞬间的喘息机会，他几乎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量，吼叫着挣断了那根缠绕着自己的长舌，紧接着便从地上捡了块尖锐的碎石，猛扑向怪物身侧一只正在疯狂震颤的浑浊眼球。

长舌断裂，那怪物也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咆哮，鲜血从它的身体中段喷洒出来，它踉跄着，努力恢复平衡，几十双眼睛带着疯狂与饥饿注视着眼前的猎物——

好香，好香啊……

鲜血的气息在钻入鼻孔，在刺激着饥饿者的神经，在激发着某种沉睡了很久的……本能。

真的好香啊。

于生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疯狂跳动，感觉自己的血液中涌动着某种灼热到近乎沸腾的东西，一种狂喜正在他心底渐渐上涌，他努力尝试分辨这狂喜到底是什么，终于，他明白了。

那是即将进食的喜悦之情，是饥饿将得到满足的报偿。

那巨兽，那堆叠的血肉，那混沌堕落的灵，那……

上好的肉。

第19章 回家

李林有些发愣地看着那片空无一物的墙角，手里还拿着取样用的刮刀，心中茫然得仿佛是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

而被称作“宋队”的中年人——特勤局二队队长宋成，则在看到那血迹消失的瞬间紧紧皱起眉头。

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记忆和思维中消失了，但残留的印象还在，这些许印象刺激着他的“灵性”，让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宋成眼底浮现出一抹混沌的辉光，他立刻控制着自己的心智，尝试去“固化”心底最后那点残留的印象，以防其也跟着某些记忆消散，常年的专业训练在这一刻发挥了作用，手握刮刀的李林则在迟疑之后抬起头：“领导，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忘了要干什么，刚才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有思维干扰！”宋成瞬间反应过来，飞快提醒，“立刻检查这里的‘深度’！”

李林闻言二话不说放下了手中取样工具，他飞快地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只有巴掌大的漆黑盒子，在盒子表面按了几下，随后从其侧面抽出一根细细的“软管”，直接将软管那宛若针头的尖端连接在自己的眼球——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抬起头，用连接着软管的那只眼睛缓缓环视四周。

漆黑铁盒内传来轻微的嗡嗡声，细管中也好像有液体在缓缓流动，李林的眼睛渐渐染上一层漆黑，而在他的灵性视觉中，这条老旧街道中的一切都开始染上一层黑白色调。

“深度L-0，没有异域反应，”李林一边观察一边汇报，“也没看到有从‘异域’里跑出来的东西或者残留物。”

宋成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李林手中的盒子——这是便携式的探深仪，感应范围和灵敏度都比不过那种手提箱大小的标准设备，但即便是便携型，它也能检测到范围内的“深度”变化才对。

而后他没有理会艾琳的大呼小叫，只是静静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然而就那沉重的黑暗降临之前，他却突然听到附近传来一个声音——一个清晰的，真真切切存在于这山谷中的声音。

“别怕！我来，救你！”

于生的意识已经很不清醒，这时候却激灵一下子有了片刻清明，一个雷霆般的冲击炸进了他的脑海——

有人？！

这地方，有人？！

他艰难地睁开眼皮，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一个身影正在从远方急冲而至，他模模糊糊地看到那好像是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孩子，但下一秒，他却又看到那女孩子身后又有别的轮廓在夜色中飞扬。

那是什么？

是尾巴？

狐狸？

人？

不，是一个亚音速头槌。

于生绝望地看到那个喊着要来救自己的身影如一枚增程炮弹般在空中二次加速，低着脑袋就直冲过来，而正啃咬着自己的怪物则正好侧了一下身体（很可能是故意的），于是他就变成了那个身影笔直撞过来的目标。

“卧C……”

他只来得及从牙缝里挤出两个音节。

那个冲过来的姑娘甚至都没看到前面的情况。

亚音速头槌砸在于生胸口，然后他就没胸口了。

脖子以下都没了。

跟蒸发了一样。

的能力，她的狼能嗅出周围环境中哪怕最微弱、最细小的‘异样’气息，但她在这地方搜索了一整夜，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现。”

年轻人眨了眨眼，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什么也没发现，没听明白？”宋队又提醒了一遍，“太‘干净’了，太‘正常’了，交界地就没有干净到这种程度的地块！小红帽的狼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地方都能嗅到异样，哪怕那气息很弱很弱，但唯独在这儿……从神秘学的角度讲，这整条街都‘干净’得跟真空似的！”

听到这，年轻人终于醒过味儿来——在学校里培训过的内容终于跟现实里的情况对上了号。

“要么，这地方真的有那么干净，交界地里真的出现了一块跟‘外界’深度平行的‘纯净地块’——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里是交界地，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可能跟这里有联系，”宋队摆了摆手，有些疲惫地说道，“要么，这地方藏着一个……‘大玩意儿’，那东西在不断改变整个地块的环境，小红帽的狼群在这里遇到了边界真空。”

年轻人脸上本来就有点紧绷的表情肉眼可见地更加紧绷起来。

“我是不会批准你调到后勤部门的，”宋队抬起眼皮看了看他，“调到别的队也不行。”

“我又没说我想跑！”年轻人赶紧摆手，“我入队那时候就做好准备了，肯定尽忠职守爱岗敬业认真履行……”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俩人之间的交谈，是一阵旋律悦耳的音乐——某部爆火新番的经典曲调。

年轻人听到瞬间一愣，眼神有点怪异地看着自己的领导：“……您也看那个？”

被称作宋队的中年人脸上肉眼可见地抽了一下，一边不情不愿地从兜里掏手机一边念叨：“肯定是我女儿偷偷给我换了，她最近看这个……”

蓦然间，艾琳又消失了，在于生的回忆深处又有新的画面浮现出来——绯红的云霞与天空，阳光如水般流淌，浸染着熟悉的老街旧巷。

哦，那是于生出生长大的地方，他熟悉的“界城”，一个不起眼的沿海小城市，他离开那里已经两个月了……但不知为何，当记忆深处的画面泛起时，他却觉得那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画面，甚至久远到了仿佛是另一个人的记忆，冷冰冰地呈现在自己眼前。

所有的画面都消失了，最终只有温柔的黑暗笼罩周围。

于生感觉自己的思维稍稍清醒过来，在片刻犹豫之后，他尝试着在心底呼叫：“艾琳。”

黑暗中，没有任何回应。

看样子在自己“死亡”的状态下，和艾琳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

紧接着，于生又尝试转动自己的“视线”，在这片黑暗中寻找别的物体，以及确认自己的肢体是否存在。

他什么都没看见，这里空无一物，而自己在这里似乎只是一个漂浮无依的“思维”，并不存在什么身体。

于生默默尝试着更多东西。

在之前的两次“死亡”中，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几乎是稀里糊涂便返回了“人间”，但这一次，他开始有意识地感知这个过程，测试着各种各样的猜想。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浑浑噩噩，陌生的世界，诡异的现象，自身的谜团，死而复生……太多搞不明白的东西塞在一起，让他毫无头绪。

但自从艾琳告诉了他有关“异域”的概念，他就知道自己又有了目标——他要回去，要回到“正常”的那一侧去。

当异域的孔洞偶尔向人打开，普通人在看到那些从孔洞里泄出的光景的一瞬间，便越过了理性的边缘，抵达了正常之外的另一

他一边走一边还在嘀咕着：“不是说主角从绝境里逃出生天就万事大吉了么……这都地图结算了伤势还保留着是啥屑设定……妈个鸡疼死了……”

持续不断的失血让他渐渐意识模糊，体力上的流逝让他走的每一步都摇摇晃晃，艰难无比，仿佛下一秒就会倒下，在最后几步的时候，于生几乎是在凭借本能往前挪动着，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回家里去——或许是为了跟艾琳打个招呼？或许是为了避免被清晨出门的人发现自己的“尸体”？

眼前的一切渐渐陷入昏暗，晨光染上了一层暗红，于生脑海中浮现出了胡狸那双金红色的眼睛——在最后，那双眼充盈着饥饿的血光，但又有残存的最后一丝人性，艰难地维持在血色深处。

那只狐狸……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她说她不会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于生脑海里浮现出这许多念头，终于挣扎着来到了家门前，门没有锁，他扒拉了一下门把手，便把门推开，随后迈步而入。

他看到了斜对着入户门的餐厅，看到了仍然靠墙放着的那幅油画，艾琳正从油画中抬起头来，她惊讶地看着门口，然后慢慢睁大了眼睛。

于生向对方扯出一个回光返照的笑容：“艾琳，我回来了。”

他知道自己伤的很重，如果不是这副身体如今的恢复能力和强度惊人，恐怕他现在就已经死在屋外面了。

脑海中刚冒出这么个想法，于生便感觉眼前视野一歪，整个人靠着门框便滑落下去，熟悉的黑暗重压从四面八方而至——一同传来的，还有艾琳吓坏了的尖叫声。

现在他死屋里了。

……

伴随着轻微的刹车声，两辆电动车停在了梧桐路深处，两个身影从车上下来，看着眼前这片陈旧而安静的街巷。

他好像看到了几个一闪而过的画面，很快，很模糊，而其中比较清晰的画面有几个……包括自己家附近的小路，还有梧桐路66号的大门前，以及……这个位于破庙深处的墙角。

于生眼皮微垂，脑海中思绪渐平，他冒出了一些猜想，又将这些念头暂时放下，而后他才轻轻呼了口气，开始小幅度地活动着自己的手脚。

这幅躯体纯净而健壮，他甚至能感觉到血管中流淌的磅礴气力，他听得很清，看得很远，手脚充满力量——尽管前不久他还被一个亚音速头槌撞得脖子以下截肢，但现在他已经完全生龙活虎起来。

他从墙角处起身，准备呼唤艾琳。

但就在下一秒，他却硬生生止住了自己的动作。

因为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墙外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于生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味道不错的怪物竟然还追到破庙里来了？！

但很快他便觉得不对，因为那个怪物的动静一向惊天动地，而不是像这样小心翼翼的。

轻轻吸了口气，于生带着三分谨慎，慢慢挪到了墙上的破洞前，透过洞口向外看去。

夜幕深沉，但他的眼睛却看得很清楚。

他看到一个女孩，正小心翼翼地走在破庙的废墟间。

女孩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袍裙，那似乎曾是一件华美的衣裙，现在却只剩下肮脏褴褛的布片，久未打理的白色长发乱糟糟地披散下来，挡住了她大半容颜，而在女孩头顶……却是一对狐狸的尖耳。

但比起那对毛茸茸的耳朵，于生的视线还是更多地落在了女孩身后——那些尾巴。

狐尾，不止一条，但于生从自己的视角很难数清楚那到底是几条尾巴——而且由于那姑娘看上去实在狼狈，他甚至怀疑那就是一

她拖动着庞大的妖狐躯体，慢慢挪了过去，她看到台阶下散落的塑料袋与剩菜烂叶，便低下头去，一边发出呜呜声一边把那些东西全都吞进肚里。

可她仍然很饿。

那蛊惑的声音仿佛不散的恶魔，在饥饿的最深处向她劝说着——

“吃吧，你知道哪里还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你把他们埋葬在林子里了……

“骨头，肉，还有血……

“去，吃吧，吃了就不饿了……”

妖狐低垂着脑袋，发出仿佛哭泣般的呜咽，而后蜷缩在台阶下面，慢慢伸长了脖子，啃咬着旁边的碎砖烂瓦，又挖起废墟之下的泥土与朽烂的木头，把它们慢慢塞进嘴里，啃了又啃。

“我不饿……我不饿……有人给我吃的了……他一会就回来给我带更多吃的……我不饿……”

她就这样啃咬着，直到像过去的许多年里那样，渐渐昏死过去。

不断下坠的感觉将于生从浑浑噩噩中惊醒，他手中还残留着握住门把手的“感觉”，但下一秒，他便意识到自己已经跨过了某个界限。

他错愕地睁大了眼睛，看到自己正倒在路边，视线中是熟悉的路灯、电线杆以及梧桐路上低矮陈旧的老房子。

梧桐路66号那陈旧的外墙和大门就在前面不远处，在熹微的晨光中伫立着。

他又艰难地回过头，正看到一扇大门的虚影正渐渐消散，虚影深处，依稀好像还能看到那座被夜幕笼罩的山谷，破庙的废墟，以及……

正在废墟中艰难挪动着身子的白狐。

第14章 胡狸

混沌夜色，破庙废墟，一边是银发狐尾的女孩蹲在碎砖烂瓦间，嘴里塞着从垃圾袋里翻出来的烂菜叶，一边是死了三次的于生站在破墙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对面。

他们就这样隔着夜色静静地对峙着，作为一场初次见面（之前那一头槌不算），这样的场景于生这辈子大概是忘不了了。

然后，他便看到那狐尾女孩慢慢瞪大了眼睛，某种巨大的错愕和惊喜——或许还夹杂着一些不敢置信——逐渐充盈在那双金红色的眸子里，她终于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抓着一把菜叶，然后才好像忽然惊醒过来似的，她抬起手指着于生，喉咙里发出快要噎住的声音：“人！？啊，人！你是人？！你……你是谁？从哪来……”

于生这边本来都已经想好开场白了，包括怎么自我介绍以及怎么跟这姑娘打听情况，还有表示自己胸怀宽旷不在意之前那一头之“恩”，结果对方一开口他就愣了，脑子里想好的词也忘了大半，只觉得对方这反应好像跟自己预料的不太一样。

什么叫“你是人”？自己是个人对她而言有这么大冲击吗？她是从没见过人还是太长时间没见到人？而且更重要的……

不知是不是错觉或者理解有误，于生总感觉对方这个反应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自己似的，但明明之前自己跟那个怪物缠斗的时候这姑娘就已经见过他了——当然那时候俩人的见面方式可能比较别出心裁，这位头槌一脑袋撞过来之后于生的整体轮廓跟现在比起来应该有很大区别，但别的不说，至少他这张脸前后应该是没太大变化的……

哪怕这姑娘当时撞完之后没仔细检查作案现场，也至少该对自己的头下亡魂有点印象才对，而不是像这样，仿佛第一次见到眼前的“陌生人”。

“我们……见过一面的，”于生憋了两三秒，终于忍不住开口，“就刚才，外面空地上，你说你来救我……忘了？”

他不知道自己身上额外增长的力气和恢复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但他记得，在这些变化第一次出现之前，他从那怪物身上咬了一块肉下来。

他不确定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但眼下没有别的路子，他又不怕死，那大可以把脑海中所有大胆的猜测都试一遍。

“你别，管我了！”就在这时，胡狸的声音又一次传来，“它杀不了……我，你，快跑啊！”

“没事，它也杀不了我，”于生吐了口血沫子，那是此前被空中的碎石砸到下巴时受的伤，他扭头看了银白妖狐一眼，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待会，我可能会死，但别担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胡狸挣扎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似乎一时间陷入了困惑。

于生却没有解释什么，只是迈步向那怪物走去，他的步伐轻快，脸上笑容也愈发明显。

那笑容中带着一种赴宴般的快乐。

“你不是喜欢劝人吃东西吗？”他看着前方的血肉巨兽，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好啊，爷来吃了！”

他于空中一跃，如饿狼般扑向那盛宴的餐桌。

那血肉怪物浑身的几十只眼睛剧烈震颤着，第一次，那些混沌而狂乱的眼睛中竟好像浮现出了一丝犹豫和……畏缩。

它的一张张巨口内发出含糊的吼叫，而后数条触腕般的、带有漆黑鳞片的“蛇尾”便从那血肉堆积的躯体中分裂而出，刺向空中的于生。

于生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贯穿了，致命伤，不知道具体几处，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开始流逝，温热的血液正在带走体内的生机。

但那种难以形容的……“食欲”已经从心底涌了上来，他无视了身上的痛楚，无视了所有关于死亡的抵触和不安，他抱着一根刺入自己腹部的蛇尾，嘴角咧开，低头啃下——

怪物发出一声怪异而尖锐的嚎叫，猛然甩动那根蛇尾，就像试图甩掉攀附在自己身上的致命毒虫一般。

由于工作因素，他有晚上熬夜的习惯。

狐狸姑娘带着一丝警惕与困惑看着于生的动作，于生便来到她面前，演示着怎么撕开面包的包装袋——伴随着塑料撕扯的声音，面包的香气逸散而出，女孩的眼睛瞬间便明亮起来，然后几乎是以带着残影的速度一把抓住了于生的手，连那只手带着面包往自己的嘴里塞去。

于生差点没反应过来，女孩不但速度奇快，力气也大的惊人，他近乎拼尽全力往回抽胳膊，才赶在被这只狐狸咬断手指之前把自己的手从对方嘴里拽了出来，尽管如此，他的食指还是被对方尖锐的犬齿刮了道小口子，鲜血飞快地渗出来。

“我去，你这到底是饿了多久……”他忍不住念叨了一句。

女孩却仿佛已经完全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她飞快地往嘴里塞着食物，就像是想要一把将其直接塞进胃里一样，嘴里塞得鼓鼓囊囊，每嚼一下都把眼睛瞪很大，于生甚至担心下一秒她就会把自己噎死，但她还是硬生生把嘴里的食物咽了下去，然后视线就落在了另一块面包上。

“你先缓缓，先把气喘匀，再这么吃会噎死，”于生不得不挡着对方，看着女孩的眼睛认真说道，“好了吗？听懂了吗？”

“我，懂……”狐狸姑娘用力点点头，努力咽着口水。

于生这才把第二块面包递过去，看着女孩笨拙地撕扯着塑料包装——她的手法不对，可力气惊人，几乎瞬间便把塑料袋撕个撕烂，然后把面包扯成两半往嘴里塞，但塞了一半又好像想起于生的话，或者是意识到这食物的宝贵，慌忙又降低了速度，把面包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极其克制地放进嘴里。

同时她的目光又不断地往于生手里瞟去，落在那最后一小块巧克力上。

“这个是巧克……”于生随口说道，就准备把巧克力递过去，但刚抬手到一半就犹豫着停了下来，脸上表情也变得有点古怪。

他飞快寻思了好几秒，终于在心底呼叫艾琳：“艾琳。”

于生疑惑地睁开眼。

他看到银白妖狐在空中调转了躯体，转而猛扑在那令人作呕的怪物身上——她发出一声狂怒到近乎恸哭的嘶吼，便张嘴去啃咬那怪物。

然而下一秒，无数漆黑的角质尖刺和漆黑的骸骨碎片便从胡狸体内迸发出来，将她的躯体各处贯穿，穿刺并死死钉在半空。

于生错愕地看着这一幕，看到银白妖狐在空中艰难地转过头，金红色的血液从她全身的伤口中流淌而出，在夜空下蒸腾着。

“恩公……快跑……”

{你好香啊……}

“我还不是怪物……”

{好饿……}

“跑！”

{跑！}

第17章 门

所有的声音都混杂在一起，狂乱的思维与妖狐最后的理智在交锋、撕扯，于生听到耳旁传来胡狸痛苦的呜咽，脑海中却轰鸣着更多疯狂错乱的声音——有妖狐那濒临失控的食欲，有剜心刺骨般的饥饿，有混沌黑暗的蛊惑，以及……催促自己逃跑的呼喊。

于生猛地吸了口气，伏低身子便冲向妖狐与那怪物之间的某处空隙，但他并没有如胡狸催促的那般逃跑，而是随手从地上抓起了一块断裂的青石板，抱着它便冲向那怪物的身侧。

他当然知道自己多半还是打不过这个怪物，但他更清楚仅凭人类的脚力是压根不可能从这里跑出去的，再加上这里到处都是挡路的残垣断壁，唯一通往破庙外面的开阔出口已经被那怪物庞大的躯体挡了个严严实实，这种情况下莽撞逃跑，恐怕只能死得更快一些。

“我这边有个快饿死的狐狸，白毛红眼九条尾巴那种……也可能是六七条，都打绺了数不清，但我手头就剩下一块巧克力了。”

艾琳一愣一愣地听着，然后以惊人的接受能力甩过来一句：“都九条尾巴了那肯定扛得住啊，要连这点修为都没有，练那么多条尾巴出来难不成是为了游泳的时候当螺旋桨的？哎等等，你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一个无人异域吗？怎么就冒出来一个……”

于生一听艾琳的前半段话就感觉很有道理，没顾上回应对方后续的叨叨便把手里的巧克力递给了对面，不过还是没忘记提醒一句：“给你吃吧，但最好少吃一点试试，我怕这个对你身体不好。”

“谢……谢谢！”狐狸姑娘赶忙接过了巧克力，笨手笨脚地拆开包装之后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她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紧接着便微微眯起眼睛，仿佛沉浸在莫大的幸福中。

“行了，再要更多的也没有了，”于生见状摇了摇头，摊开手，“不知道够不够你吃饱……额，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谢谢，”狐狸姑娘又说道，这一次道谢比刚才更加郑重，在终于没那么饿之后，她才看着于生的眼睛，又抬起手指了指自己，一脸认真，“胡狸。”

“啊？”于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胡狸，”狐狸姑娘指着自己，慢慢笑了起来，“我，有名字的！”

第15章 困于此地

听到对方说出自己名字的发音时，于生第一反应是这姑娘真耿直，怎么直接就把“狐狸”当成自己的名字了——后来又询问了好几遍，他才搞明白对方说的是“胡狸”，而不是狐狸。

于生眨眨眼，显然，胡狸想起了她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也想起了那个亚音速头槌的经过，他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突然又回忆起这一切的，或许这也与他刚才突然看到胡狸的思维和记忆有关——但现在显然不是细究此事原因的时候。

胡狸的状态很明显不太对劲，她的身体再次摇摇晃晃起来，好像下一秒就会失稳。

于生下意识往前走了半步——但对方下一刻的反应让他硬生生止住了步子。

胡狸抬起头，金红色的眸子里仿佛充盈着血光，她死死盯着于生，喉咙里发出野兽般低沉的呜咽低吼。

她渐渐弯下腰，身后乱糟糟的尾巴一点点舒张开来，狐尾在夜幕中张扬，滋长，幽蓝的火焰在每一条尾巴的末端跳跃，燃烧着。

她以野兽般的姿态，肆意释放着猎食者的气息。

饥饿感正在那双充盈血光的眸子里疯长，透过某种隐隐约约的联系，于生甚至仿佛能听到那个不断回响在少女心底的声音——

恩公，你好香啊……

于生艰难地咽了口口水，慢慢向后退了小半步，而就在此时，他眼角的余光终于注意到了胡狸身后的某个……影子。

那是一片庞大的阴影，它从黑暗中弥漫过来，一点点靠近胡狸身后，狐妖的幽蓝灵火在夜色中摇曳着，在火光映照中，那影子渐渐呈现出轮廓——就仿佛是无数狰狞扭曲的野兽肢体胡乱糅合在一起，数米高的血肉团块上生长着纵横交错的嘴巴，眼睛以及利爪，仿若饥饿与猎食的化身，这怪物在胡狸身后发出了催促般的低沉含混嘶吼。

而在那一声声含混嘶吼与催促中，胡狸的身体伏得更低，银白的绒毛覆盖了她的皮肤，她的脸颊变形，利齿生长，人的特征迅速退去，几乎是眨眼间，那个总是憨憨笑着的少女消失了——庞大的银白妖狐立于夜幕，幽蓝的狐尾灵火映照着倾颓的破庙废墟，以及于生的脸。

西，很痛。大家……也都不记得了，有爸爸，妈妈，仙人，还有……还有其他人。我们坐船下来，很大的船……”

胡狸说到这，好像突然又想起一些事情，抬手指着黑暗山谷深处的某个方向：“就在那边，船，掉下来，成了山的一部分。爸爸一直想回去拿东西，但后来……大家被一个东西杀死了，就没人知道怎么……进船里了。”

胡狸说的事情开始显得诡异惊悚起来，于生感觉到后背突然有点凉。

他尽己所能地理解着对方说的事情——姑且不去考虑对方说的“仙人”具体概念，也不考虑所谓的“天上”是什么地方，仅从胡狸颠三倒四讲出来的部分，他拼凑出一些凌乱的真相：

胡狸和她的家人，还有被称作“仙人”的人，在很多年前乘坐一艘大船——极有可能是具备飞行能力的大型交通工具——降落在了这座山谷，但当时这里应该还不是个“死地”，是后来突然“天黑了”，发生了某种未知的环境巨变，导致这里封锁，随船而来的人才从此被困，而在那之后，被困者们又遭遇重创，被某种强敌袭击，近乎团灭。

过程惨烈至极，结果则是最后的幸存者只剩下“胡狸”自己。

但于生知道，这些也都只是自己通过强大的脑补能力拼凑起来的故事而已，胡狸的话颠三倒四，很多记忆又存在明显的断层以及基于她自身视角的混乱认知，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恐怕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和回忆。

这姑娘的思维已经非常不对劲了。

“你已经在这里困了多久？”他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反正……很长时间，”胡狸慢慢摇着头，小心翼翼地捧着手里的半块巧克力，“这里总是……没什么变化，不知道怎么计算日子，饿了，就会昏过去，然后醒来又好像过去很长时间……”

这不正常，他当然知道，人类的伤口不可能以这种速度愈合，但比起飞快愈合的伤口——死而复生更不对劲。

身体上的变化让他心中有些不安，尽管就目前看来，这些变化都像是“好事”，但他总担心这些变化背后有着某种未知的隐患，或者说……“代价”。

人会本能地抵触未知与失控，对于现在的于生而言，他自己的躯体正在逐渐变成他心中最大的未知。

但就在这时，一种异样的感觉却突然打断了于生的思索——他说不上来那感觉是怎么回事，他只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或者是一些忽然“侵入”自己头脑的念头，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想法和记忆，他感觉脑海中有一小块地方不受控地躁动起来，而后，他感觉到那一小块躁动的思维中，有另外一个思维——

妈妈不见了，爸爸不见了，叔叔阿姨们都不见了，很黑，有毒，冷，害怕，饿，很冷，很饿，非常饿，果子有毒，树皮不能吃，树叶不能吃，土不能吃，石头不能吃……不能吃，都不能吃，饿，非常饿，非常饿，非常饿……

铺天盖地的，几乎像是要将心志碾碎一般的饥饿感横扫了于生的心智，尽管只是一缕闯入自己脑海的外来信息，他仍有一种自己的理智都要被那饥饿感彻底吞噬的错觉——这股狂乱的思维在脑海中掀起了轰鸣，而当它终于渐渐减弱的时候，于生才一点点恢复思考，并慢慢抬头看向坐在旁边的胡狸。

狐妖少女正在慢慢舔着嘴角，于生看到自己的血液就好像有生命一样在胡狸的舌尖蠕动着，渗入她的皮肤，渗入她的牙齿，渗入……她的灵魂。

胡狸察觉了旁边的视线，她舔干净嘴边最后一点血液，抬头看着于生，露出一个单纯无害的憨笑。

然而于生看着她，却仿佛直接看着她的灵魂，他看到了……那已经濒临疯狂的部分，看到狂乱的饥饿感开始在那笑容深处涌动，滋长。

么时候已经完全愈合了，现在只剩下一些血迹留在皮肤上，他见状浑不在意地摆摆手，“没事，不用在意，都皮外伤。”

然而胡狸看上去却很担心：“恩公，真的没事？被妖怪咬了……伤在本元，没办法愈合的。”

“可是它已经长好了啊，”听到对方的话，于生疑惑中有点不信，他随手搓掉了手指上那点血迹，“你看。”

“真的长好了……”胡狸有些惊讶地看着于生的手指，“恩公……也是仙人？”

“我不是，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仙人是什么意思——按我理解就是修炼成仙的人？”于生随口说着，“不过修炼成仙的人为什么会跟……额，‘妖怪’在一起？按你刚才说的，你们好像是一船的妖怪，然后跟着一个仙人一起活动是吧？但在我从各种故事得到的印象里……仙人跟妖怪的关系不是这样吧？”

于生终于问出了这个他从刚才就很困惑的问题——

胡狸提及了许多他此前只从故事里听过的名词，而她自己更是长着一大堆看上去就得道千年的大尾（yi）巴，这一串信息归拢到最后，却是一个“仙人”领着一帮妖怪在到处跑，甚至在“飞舟”失事之后，仙人还跟妖怪们一起团结一致荒野求生了一段日子（虽然最后求生未遂了），这却跟他对仙人以及妖怪的刻板印象不符了。

这俩族群搁在小说里通常不都是见面互相剁饺子馅的关系吗？

胡狸却显然不理解于生的反应是怎么回事，面对对方提出的问题，她只是困惑地歪了歪脑袋，努力回忆了一下之后才不太肯定地开口：“因为，是导游仙人。”

于生：“……？”

他感觉自己听到了什么很邪门的东西。

但他反复问了好几次，最终确定胡狸没有记错也没有说错。

那是个“导游仙人”，或者说，那个仙人是个“导游”。